

明 月 文 庫

二月河 著

作者把歷史當作一面鏡子，照出了現實社會不合理的一面，照出了人性醜陋的一面。見解獨到而深刻，莊詼並兼，讀之令人擊節。

鑑古 知今



明

月

文

庫

鑑古知今

一月河 著

明 明
報 報
月 出
刊 版
社

明月文庫

主編

潘耀明

鑑古知今

二月河 著

責任編輯

林 起

封面設計

易 水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明報月刊》

聯合出版

二〇〇二年七月初版

ISBN : 962-973-693-4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發行

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

TEL : 2595 3215 FAX : 2898 2646

<http://books.mingpao.com>

e-mail: mpp@mingpao.com

新加坡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承印

明月文庫

顧問委員會名單

王 蒙 李澤厚

李歐梵 余光中

余英時 吳冠中

吳宏一 金耀基

周策縱 柏 楊

馬悅然 高行健

劉再復 劉紹銘

聶華苓 饒宗頤

(以姓氏筆劃爲序)



二一九二

二月河簡歷

原名凌解放，筆名二月河。1945年生於山西省昔陽縣，1968年入伍，先後任戰士、幹事、副指導員。1978年轉業至河南省南陽市，先後任幹事、副科長、科長。著有《康熙大帝》八冊、《雍正皇帝》六冊、《乾隆皇帝》十二冊，在大陸和港台有較大影響，廣受歡迎，有「文壇怪傑」之稱。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明月文庫》總序

潘耀明 《明報月刊》總編輯

回望過去碌碌人生的跋涉，最難忘的還是作為《明報月刊》几十年的編者生涯。在這條路上留下的斑斑印迹，恁地是雜沓的、歪斜的，還是深邃的、倔強的，都格外值得珍惜。偶爾午夜夢迴，瞥見同事的辛勞背影，和與此相牽連的作者及關愛的文友，是那麼炯亮、親切，這份深穎的感念，正是我們編輯《明月文庫》的緣由。

我初時是《明報月刊》的讀者、慕名者，進而成為她的編者，其

過程歷歷恍如昨天。經過卅六年來歷任主編的辛勤耕耘，《明報月刊》已成爲知識分子自由表達思想的園地。因了作者群星的烘托，《明月》如一輪天地間的皓月，照拂人間，雖也經歷浮沉，但畢竟篩下一脈清輝。

歲月倥傯，物換星移，《明月》所以能夠屹立逾三分之一世紀，除了讀者的愛戴，主要獲得凝聚在她身邊的作者隊伍、文化精英的支持。與我們同舟共濟者，有四海八方的清流志士。打開《明報月刊合訂本電子版》，映入眼帘的是琳琅滿目、才思橫溢的文章和響亮的作者名字。張充和女士比喻沈從文的道德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我們不妨移用於此，借以表達支持《明月》友人的敬意與謝意。

在《明報月刊》上登載過的許多文章，並沒有隨時間的流逝而消亡，它們仍然充滿生命活力，在這些文章中，不乏是從內心深處流淌出來的真情率性，「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劉勰《文心雕龍·養氣》），天然就有一種引人入勝的思緒和魅力。我們盼望選出精華

部分，披沙揀金，彙編成冊，給中國文化及出版史數上薄先潑彩。

我們希望這套文庫從內容到裝幀、設計、印刷都觥臻善臻美，但由於各方面的條件有限，不足的地方自然難免，期望讀者指疵覽正，參與我們的《明月》事業。

二〇〇二年五月廿二日

目錄

潘耀明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明月文庫》總序

二月河 自序——

《康熙大帝》一書的定名——五

雍正與術士——一四

我讀雍正的《大義覺迷錄》偶見——二二

公民意識，流氓皇帝種種——三一

「二臣」文人——四〇

盤點我書中「愛情」——四八

我認識紀曉嵐——五七

讀了《西遊記》，說話如放屁？——六六

金庸被蟲咬？——六九

古今賣友記——七五

文人無行——八五

「跳樑」文人——九四

秋雨，「口紅」請洗擦——一〇三

關於獎的一點想頭——一二二

致老師的一封信——一二六

字的緣——一二三

寫稿的思索——一二九

「官通匪」：危險的徵象——一三四

撞了永遠不能「白撞」——一三九

人命至重——一四七

穿利索點，賽跑的	——	一五六
歲尾餘話	——	一六四
美學二議	——	一七一
也說豫人	——	一七五
禮之困惑	——	一八〇

自序

一個人總被美化了的
氛圍所圍，肯定會滋
生出一些非常不好的
「負氛圍」。

二月河

序就是開頭的意思。但這小冊書不是我作文的開頭。這其實是爲不
是開頭——也許是結束文章的開頭文章。

人，一旦成名，我看和作官差不多的情形——就會被腐化、被毒化，

變得「不是你」——或竟不是人，吃吃火雞、吃吃鳳梨，你的末日到了，資產階級。大致這話有點嚇唬人，但常常也是事實。千夫所指無疾而終，別人都吃糠嚙菜，你吃鳳梨火雞，你不死誰死？一個人總被美化了的氛圍所圍，肯定會滋生出一些非常不好的「負氛圍」。歐洲有一段時間，有一些作家寫開頭語，故意把話說得顛三倒四，沒有邏輯，也沒有什麼形象，他就在那裏像個巫婆邊跳神、念咒，實在說他的心裏，也定是在想，老子就這麼鬼畫符，也有人愛看！官員為權力所誤，名人為鮮花掌聲所誤。誤區有別，結果一樣，算殊途同歸。希臘神話中有個墨杜薩——這些物件玩意兒也有些魔力，只要你回頭看她一眼，就會變成石頭人。

我盡量使自己的心態仍舊保留人的位置上，不敢高攀那些特別傑出優秀的人——跟他們打交道真是沒意思、沒味兒——我的心態自覺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甚至庸俗人的一些想頭，我也都擁有：曹雪芹也吃豬肝的，李白多半死於牛飲——我就這麼想。當然，當名人已經慣出了我不少毛病，比如過去朋友叫酒場，一定就去，一定按時，現在要看「都是誰在場」，

一般不去。過去好客，來客者必定茶飯殷勤相待，現在不，生人來坐一會，心裏便生厭，盼人家走，甚至下逐客令。其中自然有不得已的原因。聽到批評說老實話我從未達到聞過則喜的那境界。但有畏懼感、有敬重心。如今許多時候有「不以時節海棠花開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這念頭，總歸說去是平添了許多名人的貓膩。

這次因糖尿病而血脂高，因而中風，原以為是夙孽，看了洪教授的文章才曉得是自己找的病，是活該。病了就不能趕稿子，用我的話說寫稿子是「做活」。原本我寫稿子是有熱情有衝動的，後來變成「任務」，就有點壓力感、負擔感。病中想得多了點：我就是吃這飯的，別的事真的很平庸無能。既然不能做大工程，那就寫點小稿子罷。

我於這類文章其實很挑剔。心裏真正佩服的人很有限，為避「二桃殺三士」不說也罷。我自己也並不很瞧得起我自己，是一個眼高手低的主。但潘耀明先生再三說好，想出書，說香港人就愛看薄薄的書。我心裏想，我的「落霞系列」厚厚的，香港人其實也……這樣想着也還是「想通了」

——那就……

寫書時常無病呻吟，有病則只是一聲聲歎息，借這個序，與讀者閒聊幾句以爲自慰，也算與我愛與愛我者幾句心理交流罷。

二〇〇二年六月中浣

《康熙大帝》一書的定名

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當面對我說「大帝」這個名字不妥。中國沒有「大帝」這個詞。我回答說，俄國人可以稱彼得大帝，我們中國人當然也可稱康熙大帝。

我在一間大學講學，談到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幾次入主中原，真正成了氣候，立定了腳跟的，只有一個建立清代的滿洲人。滿洲人不但戰爭打得順手、漂亮，且是穩住了江山，在長達二百六十餘